

本书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一些典型人物形象丰满，有着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水准。



《今古奇观》暴露了官僚、地主对人民的高压和剥削，并对他们的贪暴、凶残、自私和愚蠢进行嘲讽、指责，同时也揭露了他们内部的矛盾。

《今古奇观》中的故事，大多是历代民间的传说，故事曲折有趣，感人至深，真实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今古奇观

孟陶宁等◎主编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今古奇观》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全书四十篇作品，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今古奇观》是明代最优秀的白话短篇小说精选集，形式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长篇巨作不同；内容方面也摆脱了历史演义或《西游记》等巨著的神话夸衍，不符合实际。

《今古奇观》取材于日常生活，书中将惊奇但不失真的事件



娓娓道来，不仅让人惊叹感慨，也能从中体会到生活的经验教训，领悟人生哲理，陶冶美善品格。



本书不仅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同时也残存一些消极和庸俗的旧意识。



今古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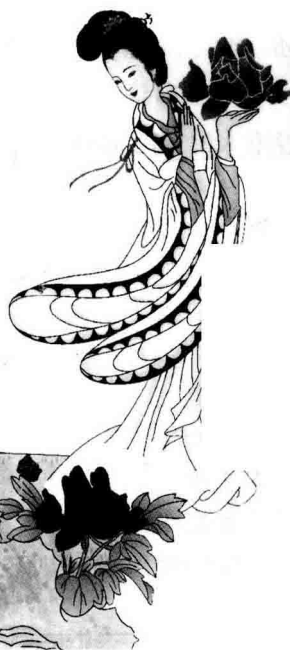
孟陶宁等◎主编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今古奇观》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全书四十篇作品，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古奇观/孟陶宁等主编.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

童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385-4818-1-01

I. ①今… II. ①孟… III. ①话本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878 号

图书策划 刘刚 魏广振

设计制作  腾飞文化
13810585133

装帧设计 创品牌

今古奇观

主 编 闫秀文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孙 健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476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0

印 张 26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6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818-1-01

定 价 49.80 元

目

录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3
第二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8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5
第四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25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9
第六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37
第七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45
第八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64
第九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74
第十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84
第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92
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98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102
第十四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117
第十五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125
第十六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139
第十七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152
第十八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160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73
第二十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179
第二十一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183
第二十二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189
第二十三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95
第二十四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09
第二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220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报仇	229
第二十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241
第二十八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251

序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伧俦丈人等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辘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间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繙绰、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传矣！

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夔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专门。然《金瓶》书丽，貽讥于海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欽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种，名为《今古奇观》。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并，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渐恶悚惕，以其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间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吞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姑苏笑花主人漫题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萼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割；

第一句说：“紫荆枝下还家日。”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长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并无闲言。惟第三的年小，随着哥嫂过日。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恃着自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公堂钱库田产，都是伯伯们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说百，那里晓得？目今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消乏下来，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好么？”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



夫妇外内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积祖传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树归着那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了。田大至公无私，议将此树砍倒，将粗本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余零枝碎叶，论秤分开。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两个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边看时，枝枯叶萎，全无生气。田大把手一推，其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此树值得甚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父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所言，至情感动：“可以人而不如树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也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田三要将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还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搁过不题。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漫。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各人嗟讶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诗为证：

紫荆花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亦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第二句说：“花萼楼中合被时。”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为韦氏乱政，武三思专权，明皇起兵诛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时号“五王”。明皇友爱甚笃，起一座大楼，取《诗经·棠棣》之义，名曰“花萼”。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又制成大幔，名为“五王帐”。帐中长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有诗为证：

羯鼓频敲玉笛催，朱楼宴罢夕阳微；

宫人秉烛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归。

第四句说：“千秋羞咏《豆萁诗》。”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聪明绝世，操生时最所宠爱，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而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后人有为诗为证：

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

堪叹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正是：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那时天下义安，万民乐业，朝有梧凤之鸣，野无谷驹之叹。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

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十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只是汉时法度甚妙，但是举过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资格，骤然升擢，连举主俱纪录受赏；若所举不得其人，后日或贪财坏法，轻则罪黜，重则抄没，连举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休戚相关，不敢胡乱。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肃。不在话下。

且说会稽郡阳羨县有一人，姓许名武，字长文。十五岁上，父母双亡。虽然遗下些田产童仆，奈门户卑微，无人帮助。更兼有两个兄弟，一名许晏，年方九岁；一名许普，年方七岁，都则幼小无知，终日赶着哥哥啼哭。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

但是耕种时，二弟虽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但是读书时，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将句读亲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启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铺陈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数年，二弟俱已





长成,家事亦渐丰盛。有人劝许武娶妻,许武答道:“若娶妻,便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出个大名,都称为“孝弟许武”。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阳美许季长,耕读昼夜忙。教诲二弟俱成行,不是长兄是父娘。”

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下诏会稽郡。太守奉旨,檄下县令,刻日劝驾。许武迫于君命,料难推阻,分付两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懈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又嘱咐奴仆:“俱要小心安分,听两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业。”嘱咐已毕,收拾行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雇了脚力登车,只带一个童儿,望长安进发。

不一日,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荆,此时望重朝班,名闻四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许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读,侥幸备员朝署,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娇贵之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妯娌之间,怎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躇,却是说不出的话。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况许武精于经术,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证今,议论悉中窾要。但是许武所议,众人皆以为确不可易。公卿倚之为重。不数年间,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

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还家省视。遂上疏,其略云:“臣以菲才,遭逢圣代,致位通显,未谋报称,敢图暇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三。愿赐臣假,暂归乡里。倘念臣犬马之力,尚可鞭笞,奔驰有日。”天子览奏,准给假暂归,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许武谢恩辞朝,百官俱于郊外送行。正是: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

许武既归,省视先茔已毕,便乃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不愿为官。过了些时,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业之进退。许晏、许普应答如流,理明词畅。许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前,比前恢廓数倍,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续又与二弟婚配。约摸数月,忽然对二弟说道:“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今吾与汝皆已娶妇,田产不薄,理宜各立门户。”

二弟唯唯惟命。乃择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过,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割。首取广宅自予,说道:“吾位为贵臣,门宜荣戟,体面不可不肃。汝辈力田耕作,得竹庐茅舍足矣。”又阅田地之籍,凡良田悉归之己,将硖薄者量给二弟,说道:“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辈数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无冻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说道:“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合力耕作,正须此愚蠢者做伴,老弱馈食足矣,不需多人费汝衣食也。”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个孝弟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几个刚直老人气愤不过,竟自去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与两个小兄弟做乔主张。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里捏手捏脚,教他莫说,以此罢了。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他道:“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许武已做了显官,比不得当初了。常言道:疏不间亲。你我终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劝,料未必听

从，枉费了唇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恁这闲气则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争论。等他争论时节，我们替他做个主张，却不是好！”正是：莫非干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

原来许晏、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礼，全以孝弟为重。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许武分拨已定，众人皆散。许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晏、许普各住一边。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种，暇则读书，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也学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从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许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私下议论道：“许武是个假孝廉，许晏、许普才是个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违拗，岂不是孝；他又重义轻财，任分多分少，全不争论，岂不是廉。”起初里中传个好名，叫做“孝弟许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许家”。把许晏、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那汉朝清议极重，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钱。假孝廉，据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富田园；真孝廉，执锄镰。真为玉，假为瓦；瓦为厦，玉抛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时明帝即位，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登门礼聘，传驿至京。诏书到会稽郡，郡守分谕各县。县令平昔已知许晏、许普让产不争之事，又使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行过其兄，就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一同举荐。县令亲到其门，下车投谒，手捧玄纁束帛，备陈天子求贤之意。许晏、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幼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辞。”二人只得应诏，别了哥嫂，乘传至于长安。

朝见天子，拜舞已毕，天子金口玉言，问道：“卿是许武之弟乎？”晏、普叩头应诏。天子又道：“闻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让，有过于兄，朕心嘉悦。”晏、普叩头道：“圣运龙兴，辟门访落，此乃帝王盛典。郡县不以臣晏、臣普为不肖，有溷圣聪。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训，兢兢自守，耕耘诵读之外，别无他长。臣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天子闻对，嘉其谦德，即日俱拜为内史。不五年间，皆至九卿之位，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满朝称为廉让。

忽一日，许武致家书于二弟。二弟拆开看之，书曰：“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极荣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无出类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贤路。”晏、普得书，即日同上疏辞官，天子不许。疏三上，天子问宰相宋均，道：“许晏、许普壮年入仕，备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屡屡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今许武久居林下，而晏、普并驾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许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诚。陛下不若姑从所请，以遂其高。异日更下诏征之，或先朝故事，就近与一大郡，以展其未尽之才，因使便道归省，则陛下好贤之诚，与晏、普友爱之义，两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许晏为丹阳郡太守，许普为吴郡太守，各赐黄金二十斤，宽假三月，以尽兄弟之情。许晏、许普谢恩辞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长亭，相饯而别。

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阳羨，拜见了哥哥，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许武道：“这是圣上恩赐，吾何敢当！”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许武备下三牲祭礼，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茔，拜奠了毕，随即设宴遍召里中父老。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自然声



势赫奕。闻他呼唤，尚不敢不来，况且加个请字，那时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许武手捧酒卮，亲自劝酒。众人都道：“长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老汉辈安敢僭先！”比时风俗淳厚，乡党序齿，许武出仕已久，还叫一句“长文公”；那两个兄弟，又下一辈了，虽是九卿之贵，乡尊故旧，依旧称“哥”。许武道：“下官此席，专屈请乡亲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闻。”众人被劝，只得吃了。许武教两个兄弟次第把盏，各敬一杯。众人饮罢，齐声道：“老汉辈承贤昆玉厚爱，借花献佛，也要奉敬。”许武等三人，亦各饮讫。众人道：“适才长文公所论金玉之言，老汉辈拱听已久，愿得示下。”许武叠两个指头，说将出来。言无数句，使听者毛骨悚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鹏，河伯不知海若。

圣贤一段苦心，庸夫岂能测度？

许武当时未曾开谈，先流下泪来，吓得众人惊惶无措。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哥哥何故悲伤？”许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数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做违心之事，冒不韪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乡里，所以流泪。”遂取出一卷册籍，把与众人观看，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还未晓其意，许武又道：“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修道，扬名显亲。不想我虚名早著，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兄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故倡为析居之议，将大宅良田，强奴巧婢，悉据为己有。度吾弟素敦爱敬，决不争竞。吾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果蒙乡里公评，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官方无玷，吾志已遂矣。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岂可一人独享？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开载在那册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为兄的向来心迹，也教众乡尊得知。”



众父老到此，方知许武先年析产一片苦心，自愧见识低微，不能窥测，齐声称叹不已。只有许晏、许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侥幸得有今日。谁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辈不肖，不能自致青云之上，有累兄长。今日若非兄长自说，弟辈都在梦中。兄长盛德，从古未有。只是弟辈不肖之罪，万分难赎。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合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消兄长挂念。”许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颇知生殖。况且宦情已淡，便当老于耒耨，以终天年。二弟年富力强，方司民社，宜资庄产，以终廉节。”晏、普又道：“哥哥为弟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万望哥哥收回册籍，聊减弟辈万一之罪！”

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你不收，我不受，一齐向前劝道：“贤昆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长文公若独得了这田产，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这一段苦心。两位若径受了，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依老汉辈愚见，宜作三股均分，无厚无薄，这才见兄友弟恭，各尽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让。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挺身向前，厉声说道：“吾等适才分处，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逊，便是矫情沽誉了。把这册籍来，待老汉与你分割！”许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凭他主张。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各自管业。中间大宅，仍旧许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狭，以所在粟帛之



数补偿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众父老都称为公平，许武等三人施礼作谢，邀入正席饮酒，尽欢而散。许武心中终以前番析产之事为歉，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贍乡里。许晏、许普闻知，亦各出己产相助。里中人人叹服。又传出几句口号来，道是：“真孝廉，惟许武；谁继之？晏与普。弟不争，兄不取。作义庄，贍乡里。呜呼孝廉谁可比！”晏、普感兄之义，又将朝廷所赐黄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与哥哥会饮。

如此三月，假期已满，晏、普不忍与哥哥分别，各要纳还官诰。许武再三劝谕，责以大义，二人只得听从，各携妻小赴任。

却说里中父老，将许武一门孝弟之事，备细申闻郡县，郡县为之奏闻。圣旨命有司旌表其门，称其里为孝弟里。后来三公九卿，交章荐许武德行为绝伦，不宜逸之田野，累诏起用，许武只不奉诏。有人问其缘故，许武道：“两弟在朝居位之时，吾曾讽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复出应诏，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势利相倾，恐非缙绅之福，不如躬耕乐道之为愈耳！”人皆服其高见。

再说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节自励，大有政声。后闻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约，各将印绶纳还，奔回田里，日奉其兄为山水之游，尽老百年而终。许氏子孙昌茂，累代衣冠不绝，至今称为“孝弟许家”云。后人作歌叹道：“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古人分产成弟名，今人分产但鬻争。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微利。孝义名高身并荣，微利相争家共倾。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闾墙人愧死。”

第二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鹭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年方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歿。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咐道：“我并无子嗣，只有此女，你把他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做伴。

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萧雅一脸麻子，眼眶齿龃，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常言道：“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没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唇颊簸嘴，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馀积，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



“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把他去。却将琼英反为己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一嫖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亡。潘华益无顾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添雪，全然不济。结末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信，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

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瞒昧做，鬼神昭鉴定无私。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便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还是平日行善为高。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这桩故事，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顺。虽居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共是五国、三镇。那五国？周郭威、南汉刘晟、北汉刘旻、南唐李昇、蜀孟知祥。那三镇？吴越钱鏐、湖南周行逢、荆南高季昌。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辖下江州地方。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丧了夫人，又无儿子，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随任。那官人为官清正，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识字；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顽耍，他从旁教导。只为无娘之女，十分爱惜。

一日，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养娘一脚踢起，去得势重了些，那球击地而起，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滚入一个地穴里。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养娘手短，搅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石璧道：“且住。”问女儿月香道：“你有甚计较，使球儿自走出来么？”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计了。”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倾在穴内。那球便浮在水面。再倾一桶，穴中水满，其球随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见其取水出球，智意过人，不胜之喜。

闲话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三年，谁知命里官星不现，飞祸相侵。忽一夜仓中失火，急去救时，已烧损官粮千馀石。那时米贵，一石值一贯五百。乱离之际，军粮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即行处斩。只为石璧是个清官，又且火灾天数，非关本官私弊，上官教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犹未息，将本官削职，要他赔偿。估价共该一千五百馀两，把家私变卖，未尽其半。石璧被本府钦监追逼不过，郁成一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取价偿官。这等苦楚，分明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却说本县有个百姓叫做贾昌，昔年被人诬陷，坐假人命事，问成死罪在狱。亏石知县





到任,审出冤情,将他释放。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无从报效。一向在外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县身死,即往抚尸恸哭,备办衣衾棺木与他殓殮。合家挂孝,买地营葬。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欲待替他赔补了,又怕钱粮干系,不敢开端惹祸。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了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到判了五十两。却是为何?月香虽然年小,容貌秀美可爱;养娘不过粗使之婢,故此判价不等,贾昌并无吝色,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他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交纳官库。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赔补,不在话下。



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没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买他归去,必然落于下贱,一路痛哭不已。养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爷身边,只管啼哭,必遭打骂。”月香听说愈觉悲伤。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领到家中,与老婆相见,对老婆说:“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我当初若没有恩人,此身死于缢继。今日见他小姐,如见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教他两个住下,好茶好饭供待他,不可怠慢。后来倘有亲族来访,那时送还,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不然之时,待他长成,应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夫一妇,嫁他出去,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那个养娘依旧教他伏侍小姐,等他两个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应。”月香生成伶俐,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万福道:“奴家卖身在此,为奴为婢理之当然。蒙恩人抬举,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为义女。”说罢即忙下跪。贾昌那里肯要他拜,别转了头,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赐。就是这位养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况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暂时屈在寒家,只当宾客相待。望小姐勿责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称谢。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称为“石小姐”。那小姐称贾昌夫妇,但呼“贾公”“贾婆”,不在话下。

原来贾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贤慧。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无男无女,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初时甚是欢喜,听说宾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烦了。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勉强奉承。后来贾昌在外为商,每得好绸好绢,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问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渐渐不平。又过些时,把马脚露出来了。但是贾昌在家,朝饔夕餐,也还成个规矩,口中假意奉承几句。但背了贾昌时,茶不茶,饭不饭,另是一样光景了。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不容他一刻空闲。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黹还他。倘手迟脚慢,便去捉鸡骂狗,口里好不干净。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养娘受气不过,禀知小姐,欲待等贾公回家,告诉他一番。月香断然不肯,说道:“当初他用钱买我,原不指望他抬举。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却与贾公无干。你若说他,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我与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为上。”

忽一日,贾公做客回家,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贾公道:“养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谁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来担罢。”养娘放了水桶,动了个感伤之念,不觉滴下几点泪来。贾公要盘问时,他把手拭泪,忙忙的奔进去了。贾公心中甚疑,见了老婆,问道:“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老婆回言:“没有。”初归之际,事体多头,



也就搁过一边。又过了几日,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回来不见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也没有托盘,右手拿一大碗饭,左手一只空碗,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一些荤腥也没有。那时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门缝里张时,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心中大怒,便与老婆闹将起来。老婆道:“荤腥尽有,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那丫头自不来担,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贾公道:“我原说过来,石家的养娘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谁要他出房担饭?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只为匆忙,不曾细问得。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连石小姐都怠慢。见放着许多荤菜,却教他吃白饭,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时,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我这番回来,见他们着实黑瘦了。”老婆道:“别人家丫头,那要你恁般疼他。养得白白壮壮,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贾公道:“放屁!说的是什么话?你这样不通理的人,我不与你讲嘴。自明日为始,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份肉菜供给他两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帐,省得夺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欢喜。”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便不言语了。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每日肉菜分做两份。却叫厨下丫头们,各自安排送饭。这几时,好不齐整。正是:人情若比初相识,到底终无怨恨心。

贾昌因奉养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于无言。月香在贾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长成。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嫁他出去了,方才放心,自家好出门做生理。这也是贾昌的心事,背地里自去勾当,晓得老婆不贤,又与他商量怎的?若是凑巧时,赔些妆奁嫁出去了,可不干净。何期姻缘不偶,内中也有缘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贾公又怕辱抹了石知县,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所以好事难成。贾公见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顺了,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舍不得耽搁生意,只得又出外为商。未行数日之前,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又请石小姐出来,再三抚慰,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语,我回家时,就不与你认做夫妻了!”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都分付遍了,方才出门。正是:临歧费尽叮咛语,只为当初受德深。

却说贾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心下好生不乐。没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闷之气。一等老公出门,三日之后,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先将厨下丫头试法,连打几个巴掌,骂道:“贱人,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长在家日,纵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除却老娘外,那个该伏侍的?要饭吃时,等他自担,不要你们献勤。却耽误老娘的差使。”骂了一回,就乘着热闹中,唤过当直的,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份肉菜钱干折进来,不要买了。当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

又过了些时,忽一日,养娘担洗脸水迟了些,水已凉了。养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听得了,特地叫来发作道:“这水不是你担的,别人烧着汤,你便胡乱用些罢!当初在牙婆家,那个烧汤与你洗脸?”养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几句言语,道:“谁要他们担水烧汤!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两只手也会烧火。下次我自担水自烧,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便骂道:“小贱人!你当先担得几桶水,便在外边做身做分,哭与家长知道,连累老娘受了百般恚气。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你既说会担水,会烧火,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担,不许躲懒。是火,都是你烧。若是

难为了柴，老娘却要计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



月香在房中，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慌忙移步上前，万福谢罪，招称许多不是，叫贾婆莫怪。养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计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么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来了。我是个百姓人家，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老娘骨气虽轻，不受人压量的。今日要说个明白，就是小姐，也说不得费了大钱讨的。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贾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听得话不投机，含着眼泪，自进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厨中，不许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养娘，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不许进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饭吃时，待他自到厨房来取。其夜，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个更深，不见养娘进来，只得自己闭门而睡。又过几日，那婆娘唤月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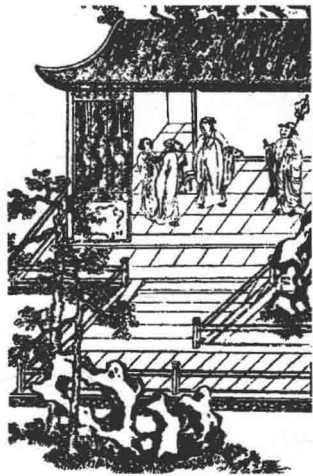
房，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月香没了房，只得在外面盘旋，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睡起时，就叫他拿东拿西，役使他起来。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月香无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心中暗喜，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曾做不曾做得，都迁入自己箱笼，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则声。

忽一日，贾公书信回来，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书中嘱咐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来。”那婆娘把东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丈夫回来，必然厮闹。难道我惧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不知作何结束！他临行之时，说道：‘若不依他言语，就不与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脸，年已长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见得。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拚得厮闹一场罢了，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好计，好计！”正是：眼孔浅时无大量，心田偏处有奸谋。

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我有话说。”不一时，当直的将张婆引到。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却发付他开去。对张婆说道：“我家六年前，讨下这两个丫头，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娇娇的，做不得生活，都要卖他出去，你与我快寻个主儿。”原来当先官卖之事，是李牙婆经手。此时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张婆出尖了。张婆道：“那年纪小的，正有个好主儿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贾婆道：“有甚不肯？”张婆道：“就是本县大尹老爷复姓钟离，名义，寿春人氏，亲生一位小姐，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来娶亲了。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面分付过了，老媳妇正没处寻。宅上这位小娘子，正中其选。只是异乡之人，怕大娘不舍得与他。”贾婆想道：“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来得正好。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来，料也不敢则声。”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胜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么不舍得，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张婆道：“原价许多？”贾婆道：“十来岁时，就是五十两讨的，如今饭钱又算一主在身上了。”张婆道：“吃的饭是算不得帐，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贾婆道：“那一个老丫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他两个是一



伙儿来的，去了一个，那一个也养不住了。况且年纪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时候，留他甚么！”张婆道：“那个要多少身价？”贾婆道：“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牙婆道：“粗货儿，直不得这许多。若是减得一半，老媳妇到有个外甥在身边，三十岁了，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头不宽展，捱下去。若讲成了，这倒是雌雄一对儿。”贾婆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让你五两银子。”张婆道：“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让我十两罢。”贾婆道：“也不为大事，你且说合起来。”张婆道：“老媳妇如今先去回复知县相公。若讲得成时，一手交钱，一手就要交货的。”贾婆道：“你今晚还来不？”张婆道：“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来不及了。明日早来回话，多分两个都要成的。”说罢别去。不在话下。



却说大尹钟离义，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前任马公，是顶那石大尹的缺。马公升任去后，钟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钟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原是个同乡。高大尹生下二子，长曰高登，年十八岁；次曰高升，年十六岁。这高登便是钟离公的女婿。原来钟离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年方一十七岁，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时九月下旬，吉期将近。钟离公分付张婆，急切要寻个陪嫁。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就去回复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时，就是五十两也不多。明日库上来领价，晚上就要过门的。”张婆道：“领相公钧旨。”当晚回家与外甥赵二商议，有这相应的亲事，要与他完婚，赵二先欢喜了一夜。次早，赵二便去整理衣衫，准备做新郎。张婆在家中，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随即到县取知

县相公钧帖，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来到贾家，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贾婆都收下了。少顷，县中差两名皂隶，两个轿夫，抬着一顶小轿，到贾家门首停下。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临期竟打发他上轿。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和养娘两个，叫天叫地，放声大哭。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张婆两个，你一推，我一掇，掇他出了大门。张婆方才说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贵。官府衙门不是耍处，事到其间，哭也无益！”月香只得收泪，上轿而去。轿夫抬进后堂，月香见了钟离公，还只万福。张婆在旁道：“这就是老爷了，须下个大礼。”月香只得磕头，立起身来，不觉泪珠满面。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引入私衙，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问其小名，对以“月香”。夫人道：“好个‘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发他伏侍小姐。”钟离公厚赏张婆，不在话下。可怜宦室娇香女，权作闺中使令人。

张婆出衙，已是酉牌时分。再到贾家，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在厨下痛哭。贾婆对他说道：“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一夫一妇，比月香到胜几分，莫要悲伤了！”张婆也劝慰了一番。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打扮得帽儿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灯笼前来接亲。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那养娘原是个大脚，张婆扶着步行到家，与外甥成亲。

话休絮烦。再说月香小姐，自那日进了钟离相公衙内，次日，夫人分付新来婢子，将中堂打扫。月香领命，携帚而去。钟离公梳洗已毕，打点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见新来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立于庭中。钟离公暗暗称怪，悄地上前看时，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月香对了那穴，汪汪流泪。钟离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唤月香上来，问其缘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称“不敢”。钟离公再三诘问，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贱妾幼时，父亲曾于此地教妾蹴球为戏，误落球于此穴。父亲问妾道：‘你可有计较，使球自出于穴，不须拾取？’贱妾答云：‘有计。’即遣养娘取水灌之，水满球浮，自出穴外。父亲谓妾聪明，不胜之喜。